續高僧傳/卷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六

續高僧傳
卷第七

卷第八

續高僧傳卷第七

義解篇三　〈正紀十　附見四〉

陳楊都宣武寺釋洪偃傳一

釋洪偃，俗姓謝氏，會稽山陰人。祖茂，恭和凝慎，不交世俗。父藏，博綜經史，善屬文藻，梁衡陽王聞而器之，引為僚友。偃風神穎秀，弱齡悟道，晝讀經論，夜諷詩書，良辰華景，未嘗廢學，自爾幼而聰敏，州里稱焉。及長，遊聽京邑，遍聞數論。後值龍光寺綽法師，便委心受業，特加賞接，以為絕倫。由是學侶改觀，轉相推伏。二三年中，便盡幽奧，乃開筵聚眾，闡揚《成實》，舉厝閑雅，詞吐抑揚。後學舊齒，稽疑了義，橫經荷笈，虛往實歸。由此仰膺法輪，摠持諸部，勇氣無前，任其披解。宿望弘量，因循舊章，偃屬思雲霄，曾無接對。見忤前達，不能降情，自是來學有隔，聽者疏焉。遂閉志閑房，高尚其道，間以尋緗閱史，廣求多見，秋水春臺，清文迴出，壯思雲飛，英詞錦爛。又善草隸，見稱時俗，纖過芝葉，媚極銀鉤。故貌、義、詩、書，號為四絕，當時英傑皆推賞之。梁太宗之在東朝，愛其儁秀，欲令還俗，引為學士，偃執志不迴，故弗能致。會武帝發講重雲，延德肆問，而年非宿老，座第甚遠，抗言高論，精理入神。帝賞歎久之，莫不矚目，偃形止自若，神守如初，僉服其高亮也。及引進後堂，

加優其禮。

屬戎羯陵踐，兵飢相繼，因避地于縉雲，眷眄泉石。又寇斥山侶，遂越嶺逃難，落泊馳滯，曾無安堵。梁長沙王韶鎮郢，聞風叙造。俄而渚宮陷覆，上流阻亂，便事東歸，因懷自靜，有顧林泉，乃杖策若耶雲門精舍，歷覽山水，美其栖遲。登吳昇平亭，賦詩曰：「蕭蕭物候晚，肅肅天望清。旅人聊杖策，登高蕩客情。川源多舊迹，墟里或新名。宿煙浮始旦，朝日照初晴。獨遊乏徒侶，徐步寡逢迎。信矣非吾託，賞心何易并。」遂汎浪巖峰，有終焉之志，葺修寺宇，結眾礪業。

逮陳武廓定，革命惟新，京輔舊僧，累相延請，乃顧山眾曰：「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，事故流離，未遑敷說。今時來不遂，何謂為法亡身乎？」以天嘉之初出都，講於宣武寺，學徒又聚，莫不肅焉。雖樂說不疲，而幽心恒結，每因講隙遊鍾山之開善、定林，息心宴坐。時又引筆賦詩曰：「杖策步前嶺，褰裳出外扉。輕蘿轉蒙密，幽逕復紆威。樹高枝影細，山晝鳥聲希。石苔時滑屣，虫網乍粘衣。澗旁紫芝曄，巖上白雲霏。松子排煙去，常生寂不歸。窮谷無還往，攀桂獨依依。」會齊使通和，舟車相接，崔子武等擅出境之才，議其瞻對，眾莫能舉。世祖文皇以偃內外優敏，可與抗言，勅令統接賓禮。樞機溫雅，容止方稜，敷述皇猷，光宣帝德，才詞宏逸，辯論旁馳，潤以真文，引之慈寄。子武等頂受誥命，銜佩北蕃。帝嗟賞厚惠，更倍恒度，皆推以還公，一無所納。

是歲舊疾連發，聽者復疏，止於小室，許有諮問。懷不能已，情有斐然，乃著《成實論疏》數十卷，剖發精理，構思深劇，疾轉沉篤，功不克就。以天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于大漸，神氣不昧，命弟子曰：「眾生為貪心之所暗也，貪我則惜落一毛，貪他則永無猒足。至於身死之後，使高其墳、重其槨，必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隣，一何可嘆！而皇甫謐、楊王孫微得我意，雖知會歸丘壤，而未知初度之心。今冥目之後，以此脯臘鄙形布施上飛下走一切眾生。若前身相負，仍以相償；如無相對，則生我檀善。此之微心，亦趣菩提，物莫不共矣。」言畢合掌，終於宣武寺焉，春秋六十有一。知與不知，咸懷惻愴。即以其月二十二日，尸陀於鍾山開善寺之東崗焉。然偃始自離俗，迄于遷化，唯學是務，儉節掃衣，弗事華廣。每緣情觸興，輒叙其致，而文彩灑落，罕有嗣者。綴述篇章，隨手散失，後人掇聚集之，成二十餘卷，值亂零失，猶存八軸。陳太建年，學士何僊尚之，封于祕閣。

陳楊都興皇寺釋法朗傳二

釋法朗，俗姓周氏，徐州沛郡沛人也。祖奉叔，齊給事黃門侍郎、青州刺史。父神歸，梁員外散騎常侍、沛郡太守。朗託生之始，母曰劉氏，夢見神人乘樓殿入懷，夢中如言身與空等。既而覺寤，四體輕虛，有異恒日，五辛雜味，因此悉斷。爰在髫齔，卓

出凡童，孝敬純備，志操貞立。家雄六郡，氣蓋三邊，少習軍旅，早經行陣，儉約治身，寵辱無能移也。俄而假節寧遠將軍徐子彥北伐，門設長戟，坐休大樹，惟曰：「兵者凶器，身曰苦因，慾海邪林，安能覺者！」年二十一，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於青州入道。遊學楊都，就大明寺寶誌禪師受諸禪法，兼聽此寺彖律師講律本文。又受業南澗寺仙師《成論》，竹澗寺靖公《毗曇》。當時譽動京畿，神高學眾，所以天口之侶，藏耳之賓，心計目覽，莫不奔競。但以鷲山妙法，群唱罕弘，龍樹遺風，宗師不輟。前傳所紀攝山朗公解玄測微，世所嘉尚，人代長往，嗣續猶存。乃於此山止觀寺僧詮法師飡受《智度》、《中》、《百》、《十二門論》，并《華嚴》、《大品》等經，於即彌綸藏部，探賾幽微，義吐精新，詞含華冠，專門強學，課篤形心。可謂師逸功倍，於斯為證。

永定二年十一月，奉勅入京，住興皇寺，鎮講相續。所以《華嚴》、《大品》，四論文言，往哲所未談，後進所損略，朗皆指擿義理，徵發詞致，故能言氣挺暢，清穆易曉。常眾千餘，福慧彌廣，所以聽侶雲會，揮汗屈膝。法衣千領，積散恒結，每一上座，輒易一衣，闡前經論各二十餘遍。二十五載，流潤不絕。其間興樹四部，兩宮法輪之華，當時莫偶。以太建十三年歲在辛丑九月二十五日中夜遷神寺房，春秋七十有五，即以其月二十八日窆于江乘縣羅落里攝山之西嶺。

初，攝山僧詮受業朗公，玄旨所明，惟存中觀。自非心會析理，何能契此清言？而頓迹幽林，禪味相得。及後四公往赴，三業資承，爰初誓不涉言，及久乃為敷演。故詮公命曰：「此法精妙，識者能行，無使出房輒有開示。故經云：『計我見者，莫說此經，深樂法者，不為多說。』良由藥病有以，不可徒行。」朗等奉旨，無敢言厝。及詮化往，四公放言，各擅威容，俱稟神略。勇居禪眾，辯住長干，朗在興皇，布仍攝領，禪門宏敞，慧聲遐討，皆莫高於朗焉。然辯公勝業清明，定慧兩舉，故其講唱兼存禪眾，抑亦詮公之篤厲也。然其義體時與朗違，故使興皇座中排斥中假之誚。布、勇兩公，見于別紀。

昔梁天監十六年六月七日，神僧寶誌記興皇寺云：「此寺當有青衣開士廣弘大乘。」及朗遊學之時，初服青納，及登元席，乃與符同。又，南陌居士杜法粲，年踰八十，頗識歸心，昔夢寺內有幡花天伎，側塞殿堂，緇素法眾，充牣筵席，洎朗來儀，創會公私齋講，又盛符焉。又，十二年五月七日，帳下淨人解齋失曉，朗夜扣閤催之，而洪鍾自響，良久不絕。故其禎祥早著，其例此也。東朝於長春殿義集，嗣君親搖玉柄，述朗所竪諸師假名義，以此榮稱，豈惟釋氏宗匠，抑亦天人儀表。故其所獲檀嘳，充造經像，修治寺塔，濟給窮厄。所以房內畜養鵝鴨雞犬，其類繁多，所行見者無不收養，至朗寢息之始，皆寂無聲，遊觀之時，鳴吠喧亂，斯亦懷感之致矣。

侍中領軍廬陵王，聲懋權衡，資承戒約，遂仰奏承華，為之銘頌。其墓誌文，太子詹事濟陽江揔。故陳主叔寶時在春宮，為之銘曰：「洪源遠來，傳芳馥蕙，君子哲人，

英芬是繼。朱旄既杖，青組仍曳，紉虎戎印，珥貂狄制。功可冠軍，業非出世，揖彼聲色，超此津濟。津濟伊何，裂斷網羅，忍衣早記，乘樓夜過，航斯苦海，涸此愛河。非此智士，孰寄宣揚？法雲廣被，慧日舒光。既權衡櫓，自闢金湯，夢齊鼓說，應異鍾霜。識機知命，同彼現病，夙心栖遁，度脫難竟。化緣已矣，乃宅丘穸，智炬寂滅，頹巖遼敻！遼敻空岑，搖落寒侵，弦餘月暗，霧下松深，香滅窮壟，幡橫宿林。切切管清，遙遙鼓聲，野煙四合，孤禽一鳴，風悽唄斷，流急寒生。神之淨土，形沈終古，勒此方墳，用旌蘭杜。」

陳楊都不禪眾寺釋慧勇傳三

釋慧勇，厥姓桓氏，其先譙國龍亢人也。祖法式，尚書外兵、錢唐令，因此遁迹于虎丘山，後仍寓居吳郡吳縣東鄉桓里。父獻，弱齡早世。母張氏嘗夢身登佛塔，獲二金菩薩，俄育二男，並幼而入道，長則慧聰，勇其次也。初出揚都，依止靈曜寺則法師為和上，銳志禪誦，治身蔬菲，隨方受業，不事專門。豈非版金成寶，方資刻鏤；瑎玉有美，必待刮摩？誠有由矣。年登具戒，從靜眾寺峰律師遊學《十誦》。有龍光寺僧綽、建元寺法寵，並道秀域中，聲高梵表；乃服膺座右，稟宗《成實》。刻情砥礪，寢食忘疲，苦思沉淪，坑岸斯墜，彌曆寒暑，博習大成，至年三十，法輪便轉。自此遠致學徒，盛開講肆，高視上京，鬱為翹彩，專講論文，將十許遍。

俄而梁季傾覆，人百沸騰，每思遁世，莫知其所。于時攝山詮尚直轡一乘，橫行山世，隨機引悟，有願遵焉。嘗行報恩寺前，忽見人云從攝山來授竹如意，謂勇曰：「尋當如意。」俄失蹤迹。信宿之間，又有漆函盛三論一部，置房前窻上，尋究莫知來也。欣茲嘉瑞，銳勇難任。因此拂衣里閈，駕言泉石。期神杳冥，非企琴臺之侶；修空習慧，寔追林、遠之風。便停止觀寺，朝夕侃侃如也。詮師忘以年期，義兼師友，抑亦宮羽相諧，冰藍待益之志也。自此言刈章句，採擷希微，凡厥釋經，莫不包舉，大法獲傳，於焉是賴。

天嘉五年，世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，百辟具陳，七眾咸萃，景仰之輩觀風繼踵，遊息之伍附影成群，自此聲名籍甚矣。住大禪眾寺十有八載，及造講堂也，門人聽侶，經營不日，接霤飛軒，製置弘敞，題曰般若之堂也。以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遘疾少時，平旦神逝，春秋六十有九。然其大漸之時，神容不變，經宿頂暖，眾皆異之。至六月六日，窆于攝山西嶺。自始至終，講《華嚴》、《涅槃》、《方等》、《大集》、《大品》各二十遍，《智論》、《中》、《百》、《十二門論》各三十五遍，餘有《法華》、《思益》等數部不記。又，早捨親愛，弱而貞苦，文章聲辯，時所高之，爰至啓手啓足，不淄不涅，寔象教之棟梁，精義之林藪。弟子等追深北面之禮，鐫石碑之，其文侍中、

尚書令濟陽江揔製。

陳楊都大彭城寺釋寶瓊傳四〈(明解)〉

釋寶瓊，姓徐氏，本惟東莞，避難辭莒，後居毗陵曲阿縣焉。祖邕，齊右軍，父僧達，梁臨川王諮議，並高器局，崇遵儒素。瓊潔清山水，峰瀾早被，身長七尺五寸，背胛龍文，口三十九齒，異相奇挺，故能疏秀風彩，蘊籍威容。少鄙錦裳，便欣毳服，綺年出俗，師事沙門法通。通初見而嗟重，深為道器也，不使服勤。年過志學，欲稟光宅寺雲法師義，但以經藏颼拔，聲實沸騰，無礙奔涌，談吐橫逸，竊疑詞富，兼駭唱高，乃移聽南澗仙師，研精數論，名解映徹，洞殫義窟。仙嘗覽瓊私記，三復嗟賞，後於高座普勸寫之，自爾門徒傳寫此疏。初受具年，已能覆述，未登五歲，便為法主，仍與仙公抗衡敷化。

梁高祖三教妙旨，罔不疏通，選揚名德，分寄弘道。瓊之高義，簡在帝心，爰降綸綍，入壽光殿。言重茂林，更輕雲閣，便辭還鄉之建安寺。上黃侯曄分竹此邦，每深尊敬，情兼師友。彼郡一旦老少相喧，競云「建安伽藍，白龍出現」，奔排到寺，惟見瓊講，有識之士異而目之為白瓊焉。素與簡子周弘正早申莫逆，彼驟噫曰：「夫有希世之才，而不在京華開導，乘桴之歎，令人太息。」乃為學侶復請還都。發《成實》題，僧正慧令切難聯環，瓊乃徐拂麈尾，從容而對。令乃引遠公舊責曰：「不疾而速，杼軸何為？」答曰：「不思造業，安得精固？」令閑舉止，雅音調，賓主相悅，殊加稱賞。

梁祖年暮，惟事熏修，臣下偃風，情言扇俗，縉紳學者，必兼文義。所以屢開理教，《維摩》、《涅槃》，道被下筵，慤飛上席，解頤利齒，木舌鋒牙，叟塞駢羅，煙隨霧涌。亦有明王豐貂，紆青拖紫，車馬溢於寺衢，衣簪滿於法座。斯感物之盛，罕有如也。到茂灌民譽之重，任孝恭詞筆之富，皆執卷稽疑，伏膺請業。恭息世謨，蔬菲好學，後進英華，隨父共聽。偏深玄義，遂講《涅槃》，傳瓶不失，于茲乃驗。未仍入道，奄至無常，頂暖信宿，手屈三指，復與諸天飛下住宅，對父談話，宛若平生，褒讚出家，稱揚法利，俄將翼從，凌虛而沒，留香在室，經日不消。故知彼此異人，躬為學眾，誠難測其本量也。

逮梁室版蕩，有陳建業，武帝尊法，嗅味特深，數引金言，頻開玉牒，降狎言笑，詢訪名理。永定三年夏，於重雲殿閣正弘《大品》，夢朱衣神禮而諫曰：「《波若》多難，仰祈疾講。」頻爾數轉，詞逾懇到。至七月十日，乃白僧曰：「昨夜神人見催，經餘一卷。」午前取訖，講竟出宮殿，雷雹已響，還纔至寺，驟雨便霆，震動雲雷，一時都盡。豈非勝人宣法，幽冥敬重？陳祖昇遐，方知前告。文帝纂曆，禮異彌深，鬱下絲綸，為京邑大僧正，辭讓雖切，敦喻更隆，乃顧當仁，俾膺範物，遂之斯任。然以金陵

都會，朝宗所依，剎寺如林，義筵如市，五部六群，果含苗雜，惟調水乳，罕和鹽梅，多沒象泥，終枯鳥樹，乃鎮之以清淨，馭之以無為，篇禁不煩，遮罰每省。故僧尼仰之自肅，道俗稱之益敬，七眾日用而不知，四遠欽風而不足。故得法位久司，疵謗無玷，屢陳表退，去而復昇，始終惟令，於是乎在。自梁僧之於此任，熏灼威儀，翼衛亞於王公，服玩陳於鄭楚，故使流水照於衢路，吏卒喧於堂廡。瓊臨已來，頓祛前政，自營靈壽，惟從息慈，壞色蔽身，尼壇容膝，蕭然率爾，有位若無。朝野嘉其真素，同侶美其如法。海東諸國圖像還蕃，頂禮遙敬。古人有言：「匪馳令譽，孰動殊方？」其見賢如此。以至德二年甲辰之歲二月二十三日，纔覺不悆。建初寺寶瓊法師，當時之偶對也，少而共學，聲德齊揚。爾夕神人忽來報曰：「彭城僧正，今先無常，自夢上天有疏請講。」暨三月二十日，正念告終，遺誡掩坎，不煩銘誌，春秋八十一。有詔慰焉，喪事所須，隨由資給，仍以天子鹵簿仗，借為榮飾，終古所希幸也。以四月五日窆于鍾山之陽名僧舊墓，爾時填逵咽陌，哀慟相奔，皂素驚嗟，郊坰失色。

初瓊入京，將臨法席，既無人識，不許房居，乃求僧正慧超寄南澗住。超聞未許，見而駭曰：「此少俊當紹吾今位，法門所託，何慮無房。」即命寺綱忻然處置。及孝宣請講，太子常迎，屢見神人，形甚長偉，密來翼從。末為大將軍章照達講，通感亦然，又非測也。然其厚德容眾，鳴謙儉約，出處無忤，言行無擇，剋壯不休，孜孜講導，吐音遙奕，發義昭彰，或遇勍手，時逢的匠，薄麾象扇，灌已冰消，故寔繁有徒，服而無歎。及晚僧望益重，居處逾輕，帷屏罔設，飾用不置，臘歲參謁，黑白磨肩，方便他行，避斯榮供。斯可謂狎人世而空閑，館司存而無事也。又，聖人至理，開士微言，月落參橫，清誦無逸。及燭然香馥，懺禮方宵，迹怠心勤，外和內祕。宣揚之暇，綽有餘閑，兼採玄儒，每窮子史，彫蟲藻隸，體物摛玄，並入性靈，悉能該洽。又可謂不撓大猷，無遺小道也。凡講《成實》九十一遍，撰《玄義》二十卷；講文二十遍，文疏十六卷；講《涅槃》三十遍，製疏十七卷；講《大品》五遍，製疏十三卷。餘有《大乘義》十卷，《法華》、《維摩》等經並著文疏，故不備載，布在州邑。

兄孫普光，承藉風訓，立履貞確，思慕平昔，追攀日永，與同學道莊、明解樹碑于金陵之舊墟。其文，慧日道場釋法論。莊入室馳聲，見于別紀。解昇堂流譽，王領江都，隋末尚存，安危未測。

陳楊都白馬寺釋警韶傳五

釋警韶，姓顏氏，會稽上虞人。學年入道，事叔僧廣，以為師範。廣律行貞嚴，當時領袖。初，韶遊都聽講，便能清論。年登冠肇，還鄉受戒，護持奉信，如擎油鉢。有沙門道林請留鄉土，乃夢韶舌相廣長，而欲將斷，既寤，深惟留戀，斯成墜失，愧悔前

請，便勸出都。於即大弘法化，傳燈不絕，即莊嚴旻公之遺緒也。次稟龍光僧綽，乃是開善瓊支，末又探習三藏，廣綜眾家。年二十三講《大品經》，味法當時，磨肩溢道。後還建元晉陵等寺，敷演經論，解冠群宗。韶乃願年四十，長就講說，而學侶相顧，不勝欽尚。時年三十有九，為建元寺講主臨終遺令傳法。韶遵崇餘烈，即坐演之，受業之賓，有逾師保。梁簡文、邵陵及岳陽等，大相欽重，歸承訓誨。從危難後，世改情浮，乃往豫章，將通道務。時逢豫州黃司空等，素情所仰，請為戒師。會外國三藏真諦法師解該大小，行攝自他，一遇欣然，與共談論。諦嘆曰：「吾遊國多矣，罕值斯人。」仍停豫都，為翻新《金光明》并《惟識論》及《涅槃》、《中》、《百句》、《長解脫十四音》等，朝授晚傳，夜聞晨說，世諺瀉瓶重出，知十再生者也。梁樂陽王於荊立位，遣信遠迎楚都弘法，韶念報地之重，來勅遂乖。

陳武定天，文皇嗣業，並弘尚正道，勅請還都，戒範承仰，優禮彌隆。天嘉四年，有會稽慧藻、同泰道倫等二百餘人，連署請韶長講於白馬寺，廣弘傳化，十有餘年。既登耳順，便令慧藻續講，躬往瓦官，宴坐少時。法門深妙，時沙門智顗，定慧難踰，人神頗測，靜歎精利，事等夙成，共諸前學，頻請重講，留意綿久，以疾辭之。又為新安殿下、黃司空等共僧三請，不免勤注，又於王府略說《維摩》，龍光寺中廣敷《成實》，亦得數年，成諸學肆。未辭朽老，歸志山林，乃入幽巖自靖，十有餘載。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中時，右脇而卧，神慮澄然，終於開善寺，春秋七十有六。其月十六日，窆於鍾嶺獨龍之山。所講《成實論》五十餘遍，《涅槃》三十遍，《大品》四十遍，新《金光明》三十餘遍，《維摩》、《天王》、《仁王》等經遍數繁亂，不紀廣叙。

陳鍾山耆闍寺釋安廩傳六

釋安廩，姓秦氏，晉中書令靖之第七世也，寓居江陰之利成縣焉。考王，妙思滔玄，怡心屈寂，乃製《入神書》一首、《洞曆》三卷，青烏之道，莫不傳芳。廩幼而聰穎，獨悟不群。十三偏艱，孝知遠近，斷水骨立，聞者涕零。古人有言：「知子父也。」乃攝以典教，業遂多通。而性好老莊，早達經史，又善太一之能，并解孫吳之術，是以才藝有功，文武清播。仍欲披榛問隱，蓽門圭竇，而虛懷機發，體悟真權。年二十五啓勅出家，乃遊方尋道，北詣魏國，於司州光融寺容公所採習經論。容律訓嚴凝，肅成濟器。并聽嵩高少林寺光公《十地》，一聞領解，頓盡言前，深味名象，並畢中意，又受禪法，悉究玄門。請業之徒，屢申弘益。在魏十有二年，講《四分律》近二十遍，大乘經論，並得相仍。梁泰清元年，始發彭沛，門人擁從，還屆楊都。武帝敬供相接，勅住天安，講《華嚴經》，標致宏綱，妙指機會。

值梁運既終，法輪停轉。洎大陳御寓，永定元年春，乃請入內殿，手傳香火，接足

盡虔，長承戒範。有勅住耆闍寺，給講連續，既會夙心，遂欣久處。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開講《大集》，樂說不窮，重筵莫擬。孝宣御曆，又於華林園內北面受道。闡化涉勞因以遘疾，至德元年建寅之月遷化于房。皇心惻悼，賻贈有嘉。即以其月窆於開善之西山，春秋七十有七。門人痛其安放，士庶失其歸依矣。

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布傳七〈(僧詮　玄辯)〉

釋慧布，姓郝氏，廣陵人也。少懷遠操，性度虛梗。年十五，處于江陽，家門軍將，時有戎役，因「願領五千人為將，清平寇塞，豈不果耶？」眾偉其言。十六遭兄亡，悟世非常，思解俗網，親眷知有武略，咸不許之，二十有一，方從本願。既蒙剃落，便入揚都，從建初寺瓊法師學《成實論》，通假實之旨，物議所歸。而布恨斯至理，未盡懷抱，承攝山止觀寺僧詮法師大乘海嶽，聲譽遠聞，乃往從之聽聞三論。學徒數百，翹楚一期，至於洞達清玄、妙知論旨者，皆無與尚，時號之為「得意布」，或云「思玄布」也。故詮之解難，聽者似解，而領悟猶迷，及依言領通，而構難疏略，致使談論之際，每有客問，必待布而為答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詮公四友，所謂四句朗、領語辯、文章勇、得意布。」布稱得意，最為高也。後於《大品善達章》中悟解大乘煩惱調順，攝心奉律，威儀無玷。常樂坐禪，遠離囂擾；誓不講說，護持為務。

末遊北鄴，更涉未聞，於可禪師所暫通名見，便以言悟其意。可曰：「法師所述，可謂破我除見，莫過此也。」乃縱心諸席，備見宗領，周覽文義，並具胸襟。又寫章疏六駄，負還江表，並遣朗公，令其講說。因有遺漏，重往齊國，廣寫所闕，賫還付朗，自無一畜，衣鉢而已。專修念慧，獨止松林，蕭然世表，學者欣慕。嘗造思禪師，與論大義，連徹日夜，不覺食息，理致彌密，言勢不止。思以鐵如意打案曰：「萬里空矣，無此智者！」坐中千餘人同聲歎悅。又與邈禪師論義，即命公之師也，聯綿往還，三日不絕，邈止之，歎其慧悟遐舉，而卑身節行，不顯其美。

梁太清末，侯景作亂，荒餒累年，三日失食。至第四日，有人遺布飯，而微似猪肉之氣，雖腹如火然，結心不食。故得遭斯困厄，不履非濫。又曾患腳氣，醫令服薤，自此至終，常陳此罪。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，告云：「方土乃淨，非吾願也。如今所願化度眾生，如何在蓮花中十劫受樂，未若三途處苦救濟也。」

陳至德中，邀引恭禪師建立攝山栖霞寺，結淨練眾，江表所推，名德遠投，稟承論旨，時為開滯，理思幽微。不為僧師，不役下位，常自縫洗，六時無闕。纔扣犍槌，已居眾首，端坐如木，見者懍然，名聞光遠，請謁如市。陳主諸王，並受其戒，奉之如佛。末以年暮，不參眾食，勅給其乳牛，而布迴充入眾。煢煢謹攝，實高僧焉。

年至七十，與眾別云：「布命更至三五年在。但老困不能行道，住世何益？常願生

邊地無三寶處，為作佛事去也。幸各好住，願努其力。」於是絕穀不食。命將欲斷，下勅令醫診之，縮臂不許。沈皇后欲傳香信，又亦不許。臨終遺訣曰：「長生不喜，夕死無憂，以生無所生、滅無所滅故也。諸有學士徒眾，並委恭禪師，吾無慮矣。」以陳禎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栖霞。終後手屈三指，捋之雖伸還屈，乃至林中，一月猶爾。未終前大地連動，七日便卒，移屍就林，山地又動。太史奏云：「得道人星滅矣。」時以當之。初將逝，告眾前云：「昨夜二菩薩見迎，一是生身，一是法身，吾已許之。尋有諸天又來迎接，以不願生故，不許耳。」流光照於侃禪師户，侃怪光盛，出户見二人向布房中，不知是聖也。旦往述之，恰然符合。言已，端坐而化。有見鬼者，望見幡花滿寺，光明騰焰，不測其故，入山視之，乃布公去世。

周渭濱沙門釋亡名傳八〈(僧琨)〉

釋亡名，俗姓宗氏，南郡人。本名闕殆。世襲衣冠，稱為望族。弱齡遁世，永絕妻孥，吟嘯丘壑，任懷遊處，凡所憑准，必映美阮嗣宗之為人也。長富才華，鄉人馳譽。事梁元帝，深見禮待，有製新文，帝多稱述，而恭慎慈敬，謙靜為心，每從容御筵，賜問優異。及梁曆不緒，潛志玄門，遠寄岷蜀，脫落塵累。初投兑禪師，兑亦定慧澄明，聲流關、鄴，名乃三業依憑，四儀恭仰，彫純假於禪誦，興慮著於篇什。預有學徒，問道無倦。

會周氏跨有井絡，少保蜀國公宇文儁鎮之，性愛賢才，重其德素，禮供殊倫，聲聞臺省。後齊王績部，伏敬日增，任滿還雍，遂勒歸謁。帝勞遺既深，處為夏州三藏。朝省以名文翰可觀，元非玄侶，而冥德没世，將徵拔之。測其器宇，有經國之量，朝省揔議，或以威恩加之，或以情異轉之。然名雅亮卓然，曾無易節。

天和二年五月，大冢宰宇文護遺書曰：「言念欽屬，未叙企積，道體休愈，無虧慮耶？蓋能仁處世，志存匡救，非先輪迴，獨尚茲善。既道亞生知，才高七步，豈虚緇染，沉流當塗。但靈廓妙理，三業同臻，冀思莫二，皂白非感耳。怖解偏執，讚我時朝，匪惟真俗俱抽，亦是彼我一貫。故令往白，念報雅懷。」名答云：「辱告深具懷抱！寒暑異域，苦樂殊心，輒略常談，且陳事實。貧道稟質醜陋，恒嬰疾惱，因傴成恭，惟道是務，不曾妻息，五十二年。自捨俗緣，十有五載，萬人歸國，皆停都邑，羸病一僧，獨流荒裔。無罪可罰，無能可使，百慮九思，是所未喻。」文多不載。又列六不可、十歎息，援據事叙，綸貫始終。書略結云：「沙門持戒，心口相應。所列六條若有一誑，生則蒼天厭之，死則鐵鉗拔之，洋銅灌之。仰戴三光，行年六十，不欺闇室，況乃明世！且鄉國殄喪，宗戚衰亡，貧道何人，獨堪長久！誠得收迹巖中，攝心塵外，支養殘命，敦修慧業，此本志也。寄骸精舍，乞食王城，任力行道，隨緣化物，斯次願也。如其不

爾，獨處丘壑。安能憒憒久住閻浮地乎？」護得書，體其難拔，乃與書迎還云：「法師秉心彌固，栖遊世表。玄圭啓運，不屈伯夷之節；蒼精得曆，豈捐嘉遁之志！今遣往迎。」

名達咸陽，貴遊奉謁，隆禮厚味，彌增常限。以稱謂廣流，藏景難伏，誓當栖玄後德，便閑放無累，乃著《寶人銘》，曰：

余十五而尚屬文，三十而重勢位。值京都喪亂，冠冕淪没，海內知識，零落殆盡，乃喟然歎曰：「夫以迴天倒日之力，一旦早凋，岱山磐石之固，忽焉燼滅，定知世相無常，浮生虛偽，譬如朝露，其停幾何？大丈夫生當降魔，死當飼虎，如其不爾，修禪足以養志，讀經足以自娛。富貴名譽，徒勞人耳。」乃棄其簪弁，剃其鬚髮，衣納杖錫，聽講談玄。戰國未寧，安身無地，自猒形骸，甚於桎梏，思絕苦本，莫知其津。大乘經曰：「如說行者，乃名是聖，不但口之所言。」小乘偈曰：「能行說為正，不行何所說。若說不能行，不名為智者。」至於顏回好學，勤改前非，季路未修，懼聞後語，功勞智擾，役神傷命，為道日損，何用多知？誓欲枯木其形，死灰其慮，降此患累，以求虛寂。乃作絕學箴文，名《息心讚》，擬夫《周廟》，其銘曰：

法界有如意寶人焉，九緘其身，銘其膺曰：古之攝心人也，誡之哉，誡之哉，無多慮，無多知。多智多事，不如息意；多慮多失，不如守一。慮多志散，知多心亂。心亂生惱，志散妨道。勿謂何傷，其苦悠長；勿言何畏，其禍鼎沸。滴水不停，四海將盈，纖塵不拂，五岳將成，防未在本，雖小不輕。關爾七竅，閉爾六情，莫視於色，莫聽於聲，聞聲者聾，見色者盲。一文一藝，空中小蚋；一技一能，日下孤燈。英賢才藝，是為愚弊，捨棄淳樸，耽溺淫麗。識馬易奔，心猨難制，神既勞役，形必損斃。邪經終迷，修塗永泥。莫貴才能，是曰慳懵，洿拙羨巧，其德不弘。名厚行薄，其高速崩，隆舒翰卷，其用不恒。內懷憍伐，外致怨憎。或談於口，或書於手，邀人令譽，亦孔之醜，凡謂之吉，聖以之咎。賞悅暫時，悲憂長久。畏影畏迹，逾走逾劇，端坐樹陰，迹滅影沉。猒生患老，隨思隨造，心想若滅，生死長絕。不死不生，無相無名，一道虛寂，萬物齊平。何勝何劣，何重何輕，何賤何辱，何貴何榮？澄天愧淨，皎日慙明，安夫岱嶺，固彼金城。敬詒賢哲，斯道利貞。

又著《至道論》、《淳德論》、《遣執論》、《去是非論》、《影喻論》、《修空論》、《不殺論》等，並文多清素，語恒勸善，存質去華，不存粉墨。有集十卷，盛重於世。不知所終。

有弟子僧琨，性沉審，善音調，為隋二十五眾讀經法主。搜括群籍，採摭賢聖所撰諸論，集為一部，稱曰《論場》，有三十卷。披卷一閱，俱覽百家，亦新學之宗匠者矣。後於曲池造靜覺寺，每臨水映竹，體物賦詩，頗有篇什云。

魏鄴下沙門釋道寵傳九

釋道寵，姓張，俗名為賓。高齊元魏之際，國學大儒熊安生者，連邦所重。時有李範、張賓，齊鑣安席，才藝所指，莫不歸宗，後俱任安下為嗣。年將壯室，領徒千餘，至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側，即今所謂應覺是也，從寺索水，沙彌持與，問「具幾塵」，方可飲之，素不內涉，罔然無對，乃以水澆面。賓大恧，謂徒屬曰：「非為以水辱我，直顯佛法難思。吾今投心此道，宜各散矣。」即日於寺出家。寺法，入道三年歷試，以賓聰明大博，不可拘於常制，即日便與具戒。遂入西山，廣尋藏部，神用深拔，慨嘆晚知。

魏宣武帝崇尚佛法，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《十地》在紫極殿，勒那摩提在大極殿，各有禁衛，不許通言。校其所譯，恐有浮濫，始於永平元年，至四年方訖。及勘讎之，惟云「有不二不盡」，那云「定不二不盡」，一字為異，通共驚美，若奉聖心。寵承斯問，便詣流支，訪所深極，乃授《十地》，典教三冬，隨聞出疏，即而開學，聲唱高廣，鄴下榮推。時朝宰文雄魏收、邢子才、楊休之等，昔經寵席，官學由成，自遺世網，形名靡寄，相從來聽，皆莫曉焉。寵默識之，乃曰：「公等諸賢既稱榮國，頗曾受業有所來耶？」皆曰：「本資張氏，厭俗出家。」寵曰：「師資有由，今見若此。」乃曰：「罪極深矣。初聆聲相，寔等昔師，容儀頓改，致此無悟。」於是同敦三大，罄此一心，悲慶相循，遂以聞奏。以德溢時命，義在旌隆，日賜黃金三兩，盡於身世。匠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人，其中高者，僧休、法繼、誕禮、牢宜、儒果等是也。

一說云，初，勒那三藏教示三人，房、定二士授其心法，慧光一人偏教法律。菩提三藏惟教於寵。寵在道北教牢宜四人，光在道南教憑、範十人，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，當現兩說，自斯始也，四宗五宗，亦仍此起。今則闕矣，輒不繁云。

齊彭城沙門釋慧嵩傳十

釋慧嵩，未詳氏族，高昌國人。其國本沮渠涼王避地之所，故其宗族皆通華夏之文軌焉。嵩少出家，聰悟敏捷，開卷輒尋，便了中義，潛蘊玄肆，尤翫《雜心》時為彼國所重。嵩兄為博士，王族推崇，雅重儒林，未欽佛理。覩嵩英鑒，勸令反俗，教以義方；嵩曰：「腐儒小智，未足歸賞，固當同諸糟粕，餘何可論？」兄頻遮礙，乃以《易林》祕隱問之；嵩初不讀俗典，執卷開剖，挺出前聞。兄雖異之，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。嵩以《毗曇》一偈，化令解之，停滯兩月，妄釋紛紜，乃有其言全乖理義。嵩揔非所述，聊為一開，泠然神悟，便大崇信佛法，博通玄奧，乃恣其遊涉。

于時元魏末齡，大演經教，高昌王欲使釋門更闢，乃獻嵩并弟，隨使入朝，高氏作相，深相器重。時智遊論師，世稱英傑，嵩乃從之聽《毗曇》、《成實》，領牒文旨，

信重當時，而位處沙彌，更搖聲略。及進具後，便登元座，開判經誥，雅會機緣，乃使鋒銳勍敵，歸依接足。既學成望遠，本國請還，嵩曰：「以吾之博達，義非邊鄙之所資也。」旋環鄴洛，弘道為宗。後又重徵，嵩固執如舊，高昌乃夷其三族。嵩聞之，告其屬曰：「經不云乎，三界無常，諸有非樂。況復三途八苦，由來所經，何足怪乎？」及高齊天保，革命惟新，上統榮望，見重宣帝。嵩以慧學騰譽，頻以法義陵之，乃徙於徐州，為長年僧統。仍居彭沛，大闡宏猷，江表、河南，率遵聲教，即隋初志念論師之祖承也。以天保年卒於徐州。

續高僧傳卷第七